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 第0343期 •
1958年2月10日·星期一
新华通讯社编印

美英日对我国关于朝鲜問題声明的反应 英外交部發言人說英国正在研究我国建議

【法新社华盛顿8日电】美国国务院人士和英国外交人士今天说，华盛顿还没有收到中国共产党政府提出的建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组织自由选举的照会。

【法新社伦敦8日电】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英国已收到并正在研究共产党中国提出的目的在于使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在中立国组织的监督下在那里举行全国选举的建议。

在昨天递交给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建议将按照中国的请求递送给所有在朝鲜派有军队的政府。

外交部对于这个建议未作正式评论，但是权威人士说，朝鲜的选举应该由联合国来组织和监督，而不是由没有具体指明的中立国来组织和监督。这些人士说，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将符合于朝鲜停战协定。

【法新社东京8日电】这里认为，北京就北朝鲜政府最近重新提出同时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计划加以宣传，是共产党一种对抗西方要在最高级会议上要求统一德国的行动。日本观察家还认为，这预示着将提出在亚洲建立无原子区的腊帕茨基计划。北京在两天以后对这个要求大肆宣传，他们认为，这一点无可争辩地表明，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是在中国决定的。有人推测，赤色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他即将到北朝鲜首都的访问期间，将宣布至少撤退仍然驻在三八线以北的约三十万中国志愿军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据悉这些中国军队和他们的北朝鲜盟军是以从苏联得到的最现代化的空军和地面武器装备起来的，但是，还没有确切无疑地确定，俄国人已经给了他们核火箭或核炮弹。评论员认为，由于美国司令部迅速把核武器运入南朝鲜，这很可能促使共产党方面在力量的均势还没有肯定地有利于自由世界时在朝鲜展开军备竞赛。

【合众社纽约8日电】“纽约时报”星期六在一篇社论中说，北朝鲜共产党政权所提出的计划，“大体上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被联合国所拒绝了的共产党建议的重复。它会使南朝鲜失去联合国的保护，而中国的部队却只不过退到鸭绿江的那边去。它会使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的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得到同等的承认……它将使共产党可以在部队撤退之后拖延选举。”

“这可能意味着，在美国驻朝鲜军队所掌握的原子武器面前，共产党中国想脱身而出，而且这个计划在新的谈判中可以改变，因为其中强调自由选举，而不仅仅是普选。这种脱身之计也将使共产党中国能够洗刷干净联合国对它的侵略的谴责和为得到普遍承认和进入联合国铺平道路。”

共同社报道在接見日本貿易代表山本熊一时 周总理譴責岸信介奉行討好美国敌視中国的政策

【合众社东京9日电】周恩来总理对一位日本贸易代表说，岸信介首相要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而不承认它的这种态度是对中国的侮辱。

伴随山本熊一的共同社记者说，周恩来说，他的国家将扩大同一个“友好”国家的贸易，但是一定会对一个不友好国家采取歧视态度。

“每日新闻”记者松本广磨报道说，周恩来星期五在同山本熊一进行的一小时会晤中指责岸信介由于奉行“讨好美国”的政策而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周恩来否认他的国家在拼命扩大贸易。相反，他说，像英国、法国和西德这种目前面临经济困难的西欧国家都希望同他的国家扩大贸易。

据说，周恩来说，甚至美国也在设法通过香港把石油卖给共产党中国。

周恩来说，“如果说共产党中国在拼命扩大它的对外贸易，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对我国的侮辱。”

周恩来说，“日本政府拒绝建立关系而只求进行贸易，它这就落后了”。

【共同社东京8日电】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7日宣布，6日接到逗留在北京的该会会长山本的一分电报，电报说：“为了进行日中贸易协定谈判，希望迅速进行派遣代表的准备工作。”

这是因为，山本会长同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两人磋商以后，就不久以前举行协定谈判时没有获得解决的中国商务代表机构人员问题，从中国方面得到确实的保证：“不多派人员。”

据这份电报说，中国方面的主张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一、未解决的问题只有代表机构的人数问题；二、双方的人数限定为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人数；三、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精简机构政策，不打算派出很多人

员；四、对限制人数的做法，始终不能同意，因而不能协商决定人数，也不能在签字以前说明人数；五、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六、为了重新举行谈判，欢迎日本代表团赶快来中国。

岸信介談中日关系仍然含糊其詞 說对我进入联合国事將“不拒絕进行努力”

【共同社东京8日电】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在8日上午举行会议，继续审议预算案。质询情况如下：

成田问：通商产业相说要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尽可能改从中国输入。打算输入什么东西呢？另外，政府是否打算暂不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而先签订邮政、渔业、航空等协定？

通商产业相答：想要尽量输入大豆、铁砂、煤等能够输入的东西。

首相答：关于邮政协定，想主动地进行。关于渔业协定，因为民间协定执行得很顺利，我认为现在不必立刻改为政府之间的协定。关于航空协定，还没有考虑具体问题。

成田：是否打算努力，中国参加联合国？

首相：共产党中国在国际上没有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虽然我不想拒绝对参加联合国的事情进行努力，但是共产党中国本身应该努力取得国际间的信任。

成田：所谓进行努力，是否可以理解为：今后将不反对联合国把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首相：我是说不拒绝进行努力，并没有说要进行努力。

成田：首相是否认为共产党中国应对侵略负责？

首相：我认为，为持久和平着想，同邻国的关系像目前这样，是不大好的。因此，我现在就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性质加以说明，是不适当的。

成田：是否认为有侵略的危险？

首相：明确加以说明，是不适当的。

庫阿特利說

埃叙联合后将采積極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

【新华社大马士革8日电】由于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驻这里的各国外交使节的任务将告结束，库阿特利总统今晚特为此举行茶会招待各国外交使节。

库阿特利在茶会上说，新共和国的政策将建立在积极中立和不结盟的基础上。他又说：“在国际方面的广大范围内，这种民族主义的团结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并且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或暧昧的目的。这种团结是无害的，非侵略性的，而且正是要同侵略性的和有害的倾向作斗争。”

库阿特利总统还向大多数驻这里的外交使节包括中国大使陈志方在内赠送勋章，以表彰他们所做的工作。

美联社說美国对埃叙联合的反应是慎重的 美国务院官員認為埃叙联合短期內对美有利

【美联社华盛顿7日电】国务院官员私下表示，埃叙联邦眼前的一个积极的成果就是能够阻碍苏联渗入中东。他们说，他们把这个称之为短期的有利条件，现在就要看自由世界为了西方和中东的利益来加以利用了。

美国对于这一合并的反应是慎重、有节制的。苏联也是如此。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发表官方评论。

但是这里的专家认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行动使得他的国家“卫星化”的情况没有迅速加剧。它还使得库阿特利以及他的副手们躲过了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领导下受某种政治统治的可能性。

这里的人们认为，苏联在叙利亚愈来愈大的影响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不是受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党，而是富有的地主、副总理阿泽姆，他最近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主张和莫斯科友好的新政党，各方面的迹象表明，他的目的是想当叙利亚总统。一位中东问题专家说，库阿特利迅速作出反应、劝说纳赛尔采取行动宣布合并就是阻止这个计划的一个办法。

虽然国务院承认这一联邦在短期来说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也懂得从长远来说，它可能会让人头痛。他们说，反纳赛尔的一派可能会认为有必要组成另一种联邦，这样一来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摩擦可能会迫使纳赛尔的这个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更加靠近苏联，而这正是纳赛尔到目前为止一直巧妙地企图躲开的事情。

【合众社华盛顿8日电】（专发开罗“金字塔报”）在这里的官员和观察家看来，埃及和叙利亚，大概还有也门，这三个国家的联合可能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不致为苏联所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种越来越大的趋势认为，这种合并的行动像出乎华盛顿的意料之外一样，也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可能使克里姆林宫比这里还要担心。

美国官员们最初所表示的担心是由于害怕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起来可以比分开来在阿拉伯世界起更大影响，因而加强这里所谓的“反对西方的中立主义”的力量。

美国官员仍然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说，这种合并可能有好的一面。不少记者要求国务院发表正式意见，国务院指出它一向支持阿拉伯团结的原则。言外之意是：事情完全决定于这个原则怎样在实践中执行。自从那时以来，从西方的观点看来，这种合并的有希望的一面比“不好”的一面增强了。

埃及和也門代表

討論也門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武裝部隊統一問題

【法新社開羅8日電】參加為也門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打算成立的聯合邦建立體制的小組委員會的埃及代表和也門代表今晚舉行了第二次會議。

後來埃及代表團團長薩布里告訴新聞記者說，這次三小時的會議內容是討論也門的武裝部隊和聯合共和國的武裝部隊統一問題。討論將在星期一繼續進行。

一位消息靈通人士說，不久即將發表一個宣布“在原則上同意”建立聯合邦的聲明，但是實際建立聯合邦的工作很可能要推遲一些時候，直到埃及和敘利亞合併成一個新國家的工作完成以後才實行。

【新華社開羅8日電】也門王太子巴德爾今天在接見“晚報”記者的時候說，也門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關於建立聯邦問題的會談是在真正的兄弟友誼和對前途满怀信心的氣氛中進行的，由於所討論的是雙方的共同利益，因此只能產生共同的諒解。他說，會談從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方面討論了建立聯邦的基礎。

巴德爾還對“晚報”記者說，美國企圖在某些中東國家建立火箭基地的陰謀將使整個地區遭到巨大威脅。

薩布里說，昨晚的會議討論了聯邦的政治方面和制度。易卜拉欣說，已經就也門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建立聯邦的基礎達成協議，他又說，目前的會談目的在於滿足雙方的利益。

今天的晨報都發表社論，歡迎也門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建立聯邦。

西方國家輿論對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反應

英 國

【路透社倫敦3日電】這裡的英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不願對上星期六在開羅所宣布的埃及和敘利亞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阿拉伯共和國一事加以評論。這位發言人在他的每日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答復問題時說，“對於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還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說明”。

【英新處倫敦3日電】“泰晤士報”今天指出，這個聯邦可能並不完全使共產黨人感到高興。它說：“在敘利亞，共產黨人似乎意見不一致，他們急於支持阿拉伯團結，但不急於和一個共產黨人在那裡常常被關入監獄的埃及聯合在一起。”

雖然一般說來“泰晤士報”對這個問題採取“等着瞧”的態度，但是，它說，聯邦“是走向實現夢想的第一步。它可能發生作用。在考慮到導致這種合併的鐵的事實或可能散伙的情況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這些願望是什麼和它們仍有多大力量。這是一個阿拉伯內部的问题。俄國和西方都是這個聯邦的旁觀者；誰都不是這個聯邦的促進者。”

“泰晤士報”繼續說：“迄今英國的反應還只能是謹慎的。”

【路透社倫敦1日電】保守派報紙“每日電訊報”今天說，實行埃及和敘利亞之間的合併有很多的困難。如果最終能夠成立一個真正的和創造性的阿拉伯聯邦的話，它會是比巴格達條約更好的反共產主義的堡壘，但是埃及和敘利亞的合併並不是這樣一個堡壘。

實行這種不自然的合併的困難必然會增加它遇到顛覆和暴力行動的危險。但是，埃及—敘利亞的公告將對阿拉伯情緒起有極大的影響。從大西洋到波斯灣，人心會由於認為已經朝着夢想已久的統一走了第一步而感到激動。

【路透社倫敦3日電】自由黨報紙“曼徹斯特衛報”今天在評論埃及和敘利亞的合併的時候說，假如不要約旦被吞併，那末約旦和伊拉克就應該儘可能早地聯合起來。居然由納賽爾和庫阿特利來挺身擁護阿拉伯人衷心要求團結的願望，這是“令人痛心的”。

“西方已經使得自己處在在人們看來總是設法使阿拉伯人保持分裂的地位。人們無視英國在成立阿拉伯聯盟這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但是並沒有忽略它在巴格達條約中所處的地位。蘇聯之所以在中東成了一种力量，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這一點。

美 國

【本刊訊】紐約4日消息：美國報刊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成立表示不安。報刊評論員的一致論調是認為，埃及和敘利亞的聯合對各阿拉伯國家的統一運動將起一個有力的推動作用，同時，那些執行“親西方政策”的阿拉伯國家政府會遭到人民更強烈的反對。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戈德塞耳從巴格達寫道：“統一的願望是阿拉伯各國最有力的政治傾向”。因此埃及和敘利亞聯合宣言“在阿拉伯世界所引起的反應十之八九要比對安卡拉公報反應熱烈得多”，並且這個宣言會嚴重地影響“在本國執行親西方政策的阿拉伯首領的聲譽”。

“每日新聞”報寫道，“外交人士認為，現在從卡薩布蘭卡到巴格達的普通人都要求本國政府同他們的兄弟之邦聯合起來。”

美國報刊由於有這種不安，因此都支持伊拉克、約旦和沙特阿拉伯建立“王國邦聯”的主張，用這些報紙的話來講，這樣就可以使阿拉伯人匯成“一條反共巨流”。“紐約時報”4日還特別發表社論擁護這個主張。

【合眾社紐約3日電】“紐約先驅論壇報”今天在它的社論中說：“埃及和敘利亞的各部分在經濟方面並不是相互補充的，雖然它們都很貧困。連結這三個國家的最突出的特點乃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它們都是強烈

反西方的，都接受蘇聯的援助。不論公民投票可能產生什麼結果，很難相信在這三個國家里沒有對合併感到不安的大集團存在。

這家報紙說：但是，不能輕視這個共和國，它給予阿拉伯統一的思想以具體內容，這種理想在大多數中東國家中都具有巨大的感情上的吸引力。同時，蘇聯是這個共和國全部成員的伙伴。西方碰到了阿拉伯共和國這樣一個真正的危險，儘管這個國家可能是草率地、人為地建立起來的。

法 國

【路透社巴黎4日電】法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說，埃及和敘利亞的聯合肯定是可能有嚴重後果的重要事件。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答復問題時說，但是在現階段發表評論“還嫌过早”。他說，法國正在同它的各盟國商討這個發展。

【德意志新聞社巴黎1日電】今天有兩家法國報紙在評論埃及合併成為一個國家的計劃時強調指出了西方策劃的巴格達條約的失敗。

右翼“解放了的巴黎人報”說：“鑑於巴格達條約和艾森豪威爾主義的失敗，人們就不得不注意到，不管怎麼晚，西方對這樣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的作法是愈來愈感到憂慮了。”

左翼獨立派的“戰鬥報”說：“在巴格達條約成員國辛酸地談論着安卡拉會議的微不足道的結果時，納賽爾中校卻在慶祝一個阿拉伯聯合國家的誕生。”

【路透社巴黎1日電】右翼巴黎晚報“巴黎新聞”今天說，今天宣布的埃及和敘利亞的“聯合”在心理上所產生的影響是重要問題的所在。一篇社論說，這個走向實現阿拉伯統一的新步驟，“這個鼓舞中東各地人民的大神話”，對於不參加東西方競賽的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對於像伊拉克那樣的已經追隨西方的國家可能產生不可抗拒的影響。

【法新社巴黎6日電】“費加羅報”以“從人造衛星談到敘一埃聯邦”為題寫道：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出現了目前就令人不安的事態發展。埃及和敘利亞合併為一個國家。難道人們會忘記：這兩個國家緊密地依賴蘇聯、莫斯科供給它們以武器和金錢、納賽爾始終同克里姆林宮取得一致行事的嗎？

意 大 利、西 德

【合眾社羅馬4日電】羅馬的大報“信使報”今天說，敘埃聯邦标志着中東歷史的“黑暗一章”的开始，並且提出了杜勒斯應許的五百萬或一千万美元所不能避免的一種危險。

這家報紙問道：“約旦王國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由於沙特阿拉伯國王的兄弟和他的推定繼承人在開羅納賽爾身邊，沙特阿拉伯王國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信使報”說，“也門的加入將表明行動的指針。事態正在發展中，美國不能希望用杜勒斯所應許的五百萬或一千万美元來應付這些事態，杜勒斯是應許給這筆錢作為阻攔克里姆林宮的經濟擴張運動的盧布洪流的堤壩的。”

【法新社波恩3日電】西德政府人士今天表示歡迎新的聯合的敘利亞—埃及國家的成立。這些人士強調說，為了和平的目的使各族人民聯合的一切努力都是受人歡迎的。

【德意志新聞社貝魯特2日電】近東的中立的政治觀察家一致認為，決不可低估敘利亞和埃及今天在開羅宣告成立的阿拉伯統一共和國的政治重要性。

(一) 它給了西方，特別是美國關於近東必須維持現狀的論點以沉重的打擊。(二) 這個新國家雖然自稱要在東西方之間採取中立的道路，但是除了激烈反對巴格達條約外，還接受了大量的蘇聯的武器和經濟援助。它是否能真正保持中立決不決定於西方自己對它的政策。(三) 它控制着通過蘇伊士運河和通過輸向地中海的油管的石油供應。它的軍隊現在還駐扎在以色列的北部邊境，那里沒有聯合國的士兵在警戒。(四) 更重大的意義是：向現實泛阿拉伯聯盟的願望走了第一步。

【路透社漢堡3日電】西德獨立的“世界報”今天的社論說，埃及聯邦宣告成立“必定會使近東專家感到憂慮”。

獨立的左傾“新萊因報”說，包括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內的西方努力和這個聯邦建立儘可能好的關係將是明智的，因為這個新國家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否則大門就會朝東向蘇聯打開。

荷 蘭、希 臘

【法新社海牙6日電】獨立的“電訊報”在評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宣告成立時認為，這個新國家含有向危險方向演變的禍根。

這家報紙寫道：納賽爾自以為可以利用共產主義。“電訊報”說：西方不能同意諸如納賽爾和蘇加諾之流的人的政策，因為他們把說謊當做正常的手段；他們簽訂國際協定，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真正意圖，而且只有在對他們有利的时候，他們才承認這些國際協定。

【路透社雅典3日電】希臘外交大臣阿維羅夫今晚說，和一切阿拉伯人有著悠久的友好關係的希臘歡迎埃及和敘利亞宣布成立聯邦。他說，它將有助於穩定和加強中東和平和安全的內部因素。他又說，這還會為發展整個地區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共同努力提供新的動力。

【法新社雅典3日電】希臘報紙十分熱烈地評論阿拉伯統一共和國的成立。晚報“民族日報”強調指出：這個新國家雖然不包括所有的阿拉伯國家，然而它已構成反對殖民主義國家陰謀活動的有效因素，並且因而得到希臘人民的同情。

晚報“雅典人報”也認為在中東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從而建立了新秩序。這家報紙還認為，這個新國家填補了英國人撤離和艾森豪威爾主義失敗之後在中東造成的真空。這家報紙還着重指出：敘一埃聯邦是內部發展的結果，絲毫不像過去那樣是由於外界壓力所致。

莫斯科电台駁斥美国要以外長會議代替最高級會議

【美联社伦敦8日电】莫斯科电台星期六说，苏联“不得不承认，美国领袖们所提出的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意见是正确的。”

评论员叶尼谢耶夫在对北美洲广播的节目中说，“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裂口太深了，并不是所有的分歧都只要双方的主要政治家一碰头就能自动解决的。”

“最高级会谈是求得和平的一条可靠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领袖们所提出的召开一个最高级会议必须作充分准备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们在苏联这里的看法。”

这位评论员在驳斥了“某些美国领袖坚持要以外长会议来代替最高级会议的打算”以后又说：“据在华盛顿获悉，美国打算开始和苏联进行关于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外交谈判。如果这意味着华盛顿已经改变了它的态度决定要更加现实地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有表示欢迎。”

有消息说，杜勒斯可能和汤普森大使认真商谈俄国提出的新的要求。

法新社报道比諾曾會見苏联大使

重申举行外長會議起草最高級會議議程的主張

【法新社巴黎8日电】法国的权威人士今天透露，法国外交部长比诺星期三会见了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向他重申法国的观点：应当举行一次外长会议来起草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

这些人士说，法国对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去年12月的来信的复信曾经建议外交部长举行会议来起草一项议程，这些人士说，苏联政府还没有表示它在这一点上的意见。这些人士说，在举行会谈的时候维诺格拉多夫并没有向比诺澄清苏联的反应。

消息灵通人士表示，英国致布尔加宁的复函也提到了一次外长会议。这些人士说，在这一点上，与法国上一次的照会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英国的照会不是那么坚持举行这次会议的必要性，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一种差别而已。

【路透社巴黎8日电】法国政府对苏联建议所持的政策同上月份的答复一样，它同英国政府不同，它不打算给布尔加宁写第二封复信。法国的态度差不多同美国政府的立场完全相同，就是认为在举行这一会议前应该有充分的外交准备，并且应该首先举行外长会议来制定议程。

这里的官方人士今天说，法国认为，在同苏联举行的任何谈判中，裁军问题是一项主要问题。法国认为，在中欧建立无原子地区的腊帕茨基计划应该给予认真的研究，虽然法国认为在目前这一计划的缺点似乎超过它的优点。

这里的政界领袖对任何意味着美英军队从他们现在在欧洲的防御阵地撤出来的措施已经表示疑虑。这里正在仔细研究哈马舍尔德提出的举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外长级会议的建议。

【美联社墨尔本8日电】英国麦克米伦首相星期六在塔斯马尼亚州豪巴特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经又写了一封给苏联总理布尔加宁的信。

他说：“我原该给他一封信。我们已经搞好了。现在这是礼仪问题。”

这位英国领袖说，他不知道这封信递交了没有。

北大西洋集团首席科学顧問蘭姆賽

承認苏联在科学方面前进的速度比西方快

【合众社巴黎6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首席科学顾问哈佛大学教授兰姆赛今天说，西方在“最基本的科学”方面走在俄国前面，然而他警告说，俄国人前进的速度比他们的对手快。

他说：“在我所进行的核物理学这方面，我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目前所作的工作要比俄国人所作的更有意思。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质量却比我们的研究质量提高得快，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和我们并驾齐驱。”

美軍当局任命布莱克本为台灣海峽巡邏艦隊司令

【中央社台北5日电】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5日宣布，美国当局已任命布莱克本海军少将继史楚普海军少将作为台湾海峡巡逻舰队司令。

布莱克本少将预定于10日就职，并将由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和前任司令史楚普陪同于10日下午自防地飞来台北作一天的访问。布莱克本原供职于美国大西洋海军航空队司令部，史楚普少将自去年3月起担任前职，他将被调往华盛顿工作。

【美联社檀香山1日电】赫伯特·霍普伍德将军星期六接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职务。

他接替了莫里斯·柯兹将军的任务，柯兹将军担任西海疆司令。霍普伍德将军以前最后一个职务是在华盛顿担任副海军作战参谋长。

司令部接交仪式是在停泊在珍珠港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举行的。

北婆罗洲当局宣布

允許香港的中国农业工人和海軍船塢工人移民該地

【合众社北婆罗洲杰塞耳顿6日电】北婆罗洲政府星期三晚宣布，将容许来自香港的中国农业工人移民进入这个国家。

杰塞耳顿电台广播的一个声明说，希望主持自香港运送移民（包括农业工人的亲属）进入婆罗洲事宜的人从移民局领取申请表。这个步骤是在北婆罗洲政府决定容许香港的中国农业工人来开发这个国家后采取的。

人们记得，北婆罗洲总督特恩布尔爵士最近曾因一篇演说而遭到当地人的猛烈反对。他在这篇演说中要求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土生人民把中国移民当作“兄弟”予以欢迎。他曾向本地人——达桑斯人、巴贾斯人、默勒次人——保证，中国移民将是小规模、并将限于农业工人和已经在这里的中国公民的亲属。

尽管有这些保证，总督的演说仍然在当地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怒，预料对这一行动的反对还将继续下去。土人们担心，容许中国移民进入北婆罗洲将会使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中国殖民地”。

北婆罗洲现在有四十万人，其中75%是当地人，25%是中国人。虽然当地人以达桑斯人最多，但是中国人的出生率却较高，当地人担心，中国人迟早将成为这个殖民地上最强大的种族。

政府的另一个声明也激怒了当地人，这个声明说，劳工雇主可以雇用香港方面因为皇家海军决定关闭那里的造船厂而于最近被解雇的熟练工人。

印尼日惹苏丹在美国說

印尼国民党内有許多人認為能繼續同共产党合作

【合众社华盛顿4日电】日惹苏丹波乌诺今天说，他确信印度尼西亚“终究”会有办法克服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许多困难。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前副总统哈达“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进入政府——这一次可能是当总理。

苏丹说，在他自己的日惹的省议会内，在总共四十五名议员中有十三名共产党员，“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没有同他们发生什么困难”。

记者问他在印度尼西亚第一大党国民党党员是不是相信他们能继续和共产党人合作，苏丹回答说，“对于这点有很多的想法。有人希望合作，有的反对合作。我想有许多人仍然认为他们能合作，但是也有许多不这样想，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

日法務相說日本政府对于被拘留的朝鮮人

將尊重他們回到朝鮮北部的权利

【合众社东京3日电】日本法务相唐泽俊树今天在参议院法务委员会说，日本政府将尊重希望回到北朝鲜去的朝鲜拘留者的权利。

大韩民国和日本政府在去年除夕签订了一项互相释放拘留者的协定，但是关于释放非法进入日本的北朝鲜人的问题还未解决。

大韩民国政府上星期六释放了第一批日本渔民三百人。

大韩民国政府曾一再要求，所有非法进入日本的朝鲜人都应该移交给南朝鲜。消息灵通人士说，如果日本政府继续保持这种态度的话，大韩民国政府将扣留在釜山附近的外国人拘留营中的其余日本人，作为“人质”。

唐泽俊树说，日本政府尊重北朝鲜人的权利，而且不希望用强迫把他们移送到南朝鲜去的作法来破坏人权原则和国际信任。

这位法务相还说：日本愿意释放现在被拘留在大村营和滨松营的一千二百五十九个非法进入的朝鲜人，但是大韩民国政府还没有表示愿意接收他们。其中，有九十三人已经表示希望回到北朝鲜去。

北朝鲜红十字会通知日本红十字会，它希望派遣代表，但是日本政府还没有得到正式请求。

泰晤士報說

拉赫曼的反共外交政策日益遭到国内反对

【美联社伦敦5日电】“泰晤士报”星期三警告说，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的反共的外交政策可能遭到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但是这家报纸预言，如果马来西亚的中立主义者和反共人士继续他们现在这种走向一致的趋势的话，马来西亚可能“找到一条出路”而不致发生冲突。

“泰晤士报”说，自从新独立的马来西亚在六个月以前小心地不跟东南亚条约组织有任何合作以来，拉赫曼的政策已经改变了。

“泰晤士报”说：“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升起了反共的旗帜，所以不仅华人方面、而且马来人和印度人方面的反对派可能抓住这个问题，同时以此作为理由要求实现中立主义。”

但是“泰晤士报”认为，如果东南亚的中立主义者和反共人士之间前几年很显著的那种尖锐分歧继续减少的话，“可能不会发生”冲突。

【路透社科伦坡4日电】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今天晚上要求东南亚各国首脑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会议，以实现这个地区的团结。

他是在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这次会议是锡兰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最高潮。

他说，“东南亚是由许多小国组成的，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问题，我还认为，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更加紧密地聚在一起，一同工作，一同制定计划。如果我们疏远的话，危险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依靠大国的支持，而结果，我们极为珍重的独立就会没有什么意义了。”

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政治局报告 揭露了希德万、沃维伯等人集团的宗派活动

【新华社柏林8日电】今天的“新德意志报”发表了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全体会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里希·昂纳克所做的政治局报告的全文。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希德万、沃维伯等人集团的宗派活动。

报告的这一部分说：

“政治局认为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关于同一个领导同志的集团进行争辩的经过，这个集团曾进行小集团的活动，它的目标是要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1957年12月初，政治局从维斯穆特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同志中获得报告，在1957年12月9日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中，有两位领导同志公开地抨击党的政策和决议。政治局获知这两位负有重大责任的同志的表现以后，就毫不延迟地来试图彻底澄清这一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的事件。在平心静气地询问了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以后，除希德万同志以外的政治局得出结论：在上述聚会中所发生的非常严重的事件表明，是出于一种已经进行颇久的宗派活动。政治局很快地就发现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在我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和在1956年秋季和以后出现的一些策略问题上所持的一定的动摇态度，曾导致了小集团的结合。

1956年10月在筹备我党第二十九次中央全会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中，同希德万同志发生了剧烈的争论。由希德万同志起草的政治局报告草稿中包括两点基本的错误：

(1) 对于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他低估了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险性”。

(2) 在报告草稿中提到了民主化，但未提到采取制止敌人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乌布利希同志当时建议修改报告草稿中的形势估计，并主张叙述敌人集团的活动。报告中还应号召党和工人阶级提高警惕。希德万同志以煽动方式反对这些受到政治局支持的建议。虽然当时已经公开或隐蔽地在一系列杂志和报纸上（例如在“星期日”和“每周邮报”）中出现了敌人集团的言论，但是他还是企图否认敌人集团的存在。我党和国家机构揭发了这些敌人集团。事实表明，这些集团的一部分例如哈里希—扬卡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希德万同志对于指出敌人集团的存在猛烈反对，表明他当时对敌人活动的估计是错误的。

希德万同志也在关于党在工农政权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具有和政治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很认真地来对待当时的敌人活动的现象，而应该让争辩发展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外是意味着允许敌人活动。政治局的同志都发表了反对希德万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希德万同志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狂妄中，只看到了人民民主发展的一面，他没有从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希德万同志还以诬蔑的方式诋毁在中央委员会和它的第一书记领导下所执行的党的政策。希德万同志没有就客观事件和事实来仔细地对于发展加以考虑，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他却转到了无原则的斗争上去。

他对党的政策和发展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不是从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而是从他个人的片面的立场来看这些问题。他没有认清不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全面的保障和加强，就不能在德国导致紧张局势的缓和，他用匈牙利的某些现象来作比较是完全不相称的。我们没有容忍过德里和海伊（这两人都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分子——编者注）一类人物的存在。我们没有容许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外衣掩护下组织反革命活动。我们在不忽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条件下展开了反主要危机——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我们没有被迫进行错误的讨论。希德万同志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会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困难的。”

报告接着说：“此外，在当时还有策略上的分歧。希德万同志曾经认为人们应该采用当时在波匈两国采用过的通风策略。政治局却认为必须坚决铲除敌人的观点，而同时展开广泛的意见交流。柏林洪堡大学事件中希德万同志认为人们不需要采取措施来对待那些在西方情报机构反革命集团领导下的兽医学院学生的活动。他显然认为，只需要用思想说服的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没有看到在这里是一个同美英特务机构的斗争。这些特务机构，从西柏林出发，在洪堡大学从事活动。甚至那位颁布安全措施命令的非党员的大学校长都比希德万同志更有远见些。后来的哈里希案和其他事实，表明了不低估危机是多么地正确，以及谁正确地 and 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已经证明，在人民议院开会的那一天，兽医学院的学生曾举行集会并要发动反工农政权的示威。敌人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的哈里希集团都曾做了准备。希德万同志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当时依照他的意见行事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就不得不以武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活动了。帝国主义特务机构的计划是指望着进行反革命挑衅的。

如果不是希德万同志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狂妄和无止境的十全十美感，以及通过他同沃维伯等同志的宗派活动使事件加剧的话，这种同希德万同志发生的意见分歧应该是能够在政治局的讨论范围内加以澄清的，可是他从1956年起，就已转到用诽谤的方法来进行争辩，并使争辩日益尖锐。他不支持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和考虑他的态度，而认为有必要把乌布利希同志当成攻击的目标，因为乌布利希同志是在同政治局的一致意见下设法阻止了改变党的路线的意图。希德万同志的攻击遭到了坚决的驳斥。”

报告又说：“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显然认为，由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党的政策，将会遇到困难。他们想利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一步发展中所连带产生的困难做文章。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无疑是在于希德万和其他同志错误地了解了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认为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也就是意味着放松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个集团的整个态度表明，它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报告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不正确地估计形势，低估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险性；在提到民主化的时候，没有指出采取制止敌人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对敌人的思想和物质破坏活动的现象的近视；低估一直打进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愿意懂得那些要在任何代价下谋求德国统一的幻想见解的危险。”

报告接着说：“在筹备第二十九次中央会期间，以及随后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和从敌人的攻击中所产生的危险，促使乌布利希同志在筹备第三十次中央全会期间提出了一项报告草案，这个报告对形势做了彻底的估计，对于在邦联道路上恢复德国统一的远景和立场做了明确的回答。所有这些使得我们能够转入反攻。正是在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中，为党的工作带来了一个转变。可是在执行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路线中，却表现了某些反抗。像希德万这样的同志，显然是不愿参与决议的执行，他们希望在缄默中躲过暴雨，以便更好地执行他们的计划。不少同志曾认为（这种意见曾被传布过）第三十次全会为党带来了新的东西。事实是第三十次全会决议的执行在政治上打击了希德万、沃维伯等人的集团。”

报告接着指出，希德万曾在1956年指使党的领导机构的一些代表在高级党校中进行了片面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错误地对坚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女校长、候补中委沃尔夫进行了无原则的斗争。

报告说，政治局曾在1957年12月间和今年1月间就维斯穆特事件和所有有关问题的澄清进行了辩论。

报告说：“所有政治局的同志都对希德万同志的挑衅式的发言表示了深切的愤慨。希德万同志不愿纠正他的错误意见，而坚持他的病态的自高自大和目空一切的立场，使他走向组织小集团和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无原则斗争的道路。”

报告说：“政治局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宗派活动，并进一步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

在谈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公安部长沃维伯的错误时，报告说：“沃维伯同志也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他的错误估计和错误观点妨碍了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必要的程度来执行它的任务。他忽视了反敌人特务机构的斗争，在审查中获知他不但没有做好他本身的工作，反而拉拢其他同志参加希德万集团的宗派活动。在这种宗派活动中，他说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敌人的特务机构由此获知了关于党内问题的情况用来向党进攻。”

报告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解除保罗·汪戴尔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曾是对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警报信号。但是报告指出：“汪戴尔同志是一个正直的同志，我们要着重指出他并没有参加宗派活动。”

在谈到弗雷德·厄斯纳的错误时，报告说：“厄斯纳同志不属于希德万、沃维伯集团，但他起了援助的作用。”报告指出：“厄斯纳对于希德万同志的煽动性发言没有表现党性，他没有同政治局的同志们一道反驳希德万同志的挑衅，而却同样进行了攻击。”报告说：“厄斯纳同志提出的关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是要使党的农业政策走上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关于简化国家机构问题的讨论中，厄斯纳同志主张维持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过分集中。……他指责政治局采取的路线是必然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前期的垄断阶段的。”报告说，政治局委员们曾力图说服厄斯纳放弃他的错误立场，但是他坚持他的错误意见，并且坚持要多数听从他的意见。他“又在政治局以外乱说，并且说到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报告又说：“在厄斯纳同志没有同意的决议通过以后，厄斯纳同志不是集中全力于决议的执行，而却发表声明说，所通过的决议必将带来困难。”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前三部分的题目是：(1) 将来是属于和平和谅解政策的；(2) 关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问题；(3) 关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拉赫曼谈对我驻锡兰大使的印象

【合众社新加坡8日电】马来亚总理拉赫曼说，他不反对举行亚洲外交部长会议，但是他更关心在东南亚外交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议。

当拉赫曼在锡兰的时候，红色中国和苏俄似乎想要笼络他。总理说，他在上午三点三十分抵达科伦坡的时候，看见红色中国驻锡兰大使是唯一的外国外交使节来欢迎他而感到很惊奇。他说，中国大使“非常和蔼可亲”，表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之间的合作。他说，宴会的时候，红色中国大使和他同桌，不久俄国大使也参加进来。

拉赫曼对俄国大使说：“我能够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我不会惹出麻烦来。”他说，俄国大使似乎不大喜欢这种俏皮话，离桌而去。

拉赫曼非常赞许红色中国大使，他不懂英语，但是却通过翻译员进行了谈话。他说，他表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的合作，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他说，他没有谈到马来亚共产党正在马来亚进行的游击战，甚至没有提到马来亚共产党头子陈平的名字。

记者问，中国大使有没有邀请他去访问中国，拉赫曼说：“没有”。但是他“非常友好”。

【路透社新加坡8日电】拉赫曼说：共产党中国大使“是那里态度最友好的外交使节。他对马来亚非常有兴趣，并且谈到合作问题。我只点点头：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政治局报告 揭露了希德万、沃维伯等人集团的宗派活动

【新华社柏林8日电】今天的“新德意志报”发表了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全体会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里希·昂纳克所做的政治局报告的全文。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希德万、沃维伯等人集团的宗派活动。

报告的这一部分说：

“政治局认为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关于同一个领导同志的集团进行争辩的经过，这个集团曾进行小集团的活动，它的目标是要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1957年12月初，政治局从维斯穆特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同志中获得报告，在1957年12月9日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中，有两位领导同志公开地抨击党的政策和决议。政治局获知这两位负有重大责任的同志的表现以后，就毫不延迟地来试图彻底澄清这一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的事件。在平心静气地询问了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以后，除希德万同志以外的政治局得出结论：在上述聚会中所发生的非常严重的事件表明，是出于一种已经进行颇久的宗派活动。政治局很快地就发现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在我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和在1956年秋季和以后出现的一些策略问题上所持的一定的动摇态度，曾导致了小集团的结合。

1956年10月在筹备我党第二十九次中央全会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中，同希德万同志发生了剧烈的争论。由希德万同志起草的政治局报告草稿中包括两点基本的错误：

(1) 对于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他低估了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险性”。

(2) 在报告草稿中提到了民主化，但未提到采取制止敌人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乌布利希同志当时建议修改报告草稿中的形势估计，并主张叙述敌人集团的活动。报告中还应号召党和工人阶级提高警惕。希德万同志以煽动方式反对这些受到政治局支持的建议。虽然当时已经公开或隐蔽地在一系列杂志和报纸上（例如在“星期日”和“每周邮报”）中出现了敌人集团的言论，但是他还是企图否认敌人集团的存在。我党和国家机构揭发了这些敌人集团。事实表明，这些集团的一部分例如哈里希—扬卡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希德万同志对于指出敌人集团的存在猛烈反对，表明他当时对敌人活动的估计是错误的。

希德万同志也在关于党在工农政权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具有和政治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很认真地来对待当时的敌人活动的现象，而应该让争辩发展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外是意味着允许敌人活动。政治局的同志都发表了反对希德万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希德万同志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狂妄中，只看到了人民民主发展的一面，他没有从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希德万同志还以诬蔑的方式诋毁在中央委员会和它的第一书记领导下所执行的党的政策。希德万同志没有就客观事件和事实来仔细地对于发展加以考虑，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他却转到了无原则的斗争上去。

他对党的政策和发展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不是从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而是从他个人的片面的立场来看这些问题。他没有认清不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全面的保障和加强，就不能在德国导致紧张局势的缓和，他用匈牙利的某些现象来作比较是完全不相称的。我们没有容忍过德里和海伊（这两人都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分子——编者注）一类人物的存在。我们没有容许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外衣掩护下组织反革命活动。我们在不忽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条件下展开了反主要危机——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我们没有被迫进行错误的讨论。希德万同志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会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困难的。”

报告接着说：“此外，在当时还有策略上的分歧。希德万同志曾经认为人们应该采用当时在波匈两国采用过的通风策略。政治局却认为必须坚决铲除敌人的观点，而同时展开广泛的意见交流。柏林洪堡大学事件中希德万同志认为人们不需要采取措施来对待那些在西方情报机构反革命集团领导下的兽医学院学生的活动。他显然认为，只需要用思想说服的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没有看到在这里是一个同美英特务机构的斗争。这些特务机构，从西柏林出发，在洪堡大学从事活动。甚至那位颁布安全措施命令的非党员的大学校长都比希德万同志更有远见些。后来的哈里希案和其他事实，表明了不低估危机是多么地正确，以及谁正确地 and 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已经证明，在人民议院开会的那一天，兽医学院的学生曾举行集会并要发动反工农政权的示威。敌人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的哈里希集团都曾做了准备。希德万同志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当时依照他的意见行事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就不得不以武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活动了。帝国主义特务机构的计划是指望着进行反革命挑衅的。

如果不是希德万同志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狂妄和无止境的十全十美感，以及通过他同沃维伯等同志的宗派活动使事件加剧的话，这种同希德万同志发生的意见分歧应该是能够在政治局的讨论范围内加以澄清的，可是他从1956年起，就已转到用诽谤的方法来进行争辩，并使争辩日益尖锐。他不支持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和考虑他的态度，而认为有必要把乌布利希同志当成攻击的目标，因为乌布利希同志是在同政治局的一致意见下设法阻止了改变党的路线的意图。希德万同志的攻击遭到了坚决的驳斥。”

报告又说：“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显然认为，由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党的政策，将会遇到困难。他们想利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一步发展中所连带产生的困难做文章。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无疑是在于希德万和其他同志错误地了解了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认为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也就是意味着放松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个集团的整个态度表明，它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报告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不正确地估计形势，低估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险性；在提到民主化的时候，没有指出采取制止敌人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对敌人的思想和物质破坏活动的现象的近视；低估一直打进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愿意懂得那些要在任何代价下谋求德国统一的幻想见解的危险。”

报告接着说：“在筹备第二十九次中央会期间，以及随后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和从敌人的攻击中所产生的危险，促使乌布利希同志在筹备第三十次中央全会期间提出了一项报告草案，这个报告对形势做了彻底的估计，对于在邦联道路上恢复德国统一的远景和立场做了明确的回答。所有这些使得我们能够转入反攻。正是在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中，为党的工作带来了一个转变。可是在执行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路线中，却表现了某些反抗。像希德万这样的同志，显然是不愿参与决议的执行，他们希望在缄默中躲过暴雨，以便更好地执行他们的计划。不少同志曾认为（这种意见曾被传布过）第三十次全会为党带来了新的东西。事实是第三十次全会决议的执行在政治上打击了希德万、沃维伯等人的集团。”

报告接着指出，希德万曾在1956年指使党的领导机构的一些代表在高级党校中进行了片面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错误地对坚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女校长、候补中委沃尔夫进行了无原则的斗争。

报告说，政治局曾在1957年12月间和今年1月间就维斯穆特事件和所有有关问题的澄清进行了辩论。

报告说：“所有政治局的同志都对希德万同志的挑衅式的发言表示了深切的愤慨。希德万同志不愿纠正他的错误意见，而坚持他的病态的自高自大和目空一切的立场，使他走向组织小集团和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无原则斗争的道路。”

报告说：“政治局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宗派活动，并进一步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

在谈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公安部长沃维伯的错误时，报告说：“沃维伯同志也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他的错误估计和错误观点妨碍了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必要的程度来执行它的任务。他忽视了反敌人特务机构的斗争，在审查中获知他不但没有做好他本身的工作，反而拉拢其他同志参加希德万集团的宗派活动。在这种宗派活动中，他说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敌人的特务机构由此获知了关于党内问题的情况用来向党进攻。”

报告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解除保罗·汪戴尔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曾是对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警报信号。但是报告指出：“汪戴尔同志是一个正直的同志，我们要着重指出他并没有参加宗派活动。”

在谈到弗雷德·厄斯纳的错误时，报告说：“厄斯纳同志不属于希德万、沃维伯集团，但他起了援助的作用。”报告指出：“厄斯纳对于希德万同志的煽动性发言没有表现党性，他没有同政治局的同志们一道反驳希德万同志的挑衅，而却同样进行了攻击。”报告说：“厄斯纳同志提出的关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是要使党的农业政策走上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关于简化国家机构问题的讨论中，厄斯纳同志主张维持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过分集中。……他指责政治局采取的路线是必然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前期的垄断阶段的。”报告说，政治局委员们曾力图说服厄斯纳放弃他的错误立场，但是他坚持他的错误意见，并且坚持要多数听从他的意见。他“又在政治局以外乱说，并且说到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报告又说：“在厄斯纳同志没有同意的决议通过以后，厄斯纳同志不是集中全力于决议的执行，而却发表声明说，所通过的决议必将带来困难。”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前三部分的题目是：(1) 将来是属于和平和谅解政策的；(2) 关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问题；(3) 关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拉赫曼谈对我驻锡兰大使的印象

【合众社新加坡8日电】马来亚总理拉赫曼说，他不反对举行亚洲外交部长会议，但是他更关心在东南亚外交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议。

当拉赫曼在锡兰的时候，红色中国和苏俄似乎想要笼络他。总理说，他在上午三点三十分抵达科伦坡的时候，看见红色中国驻锡兰大使是唯一的外国外交使节来欢迎他而感到很惊奇。他说，中国大使“非常和蔼可亲”，表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之间的合作。他说，宴会的时候，红色中国大使和他同桌，不久俄国大使也参加进来。

拉赫曼对俄国大使说：“我能够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我不会惹出麻烦来。”他说，俄国大使似乎不大喜欢这种俏皮话，离桌而去。

拉赫曼非常赞许红色中国大使，他不懂英语，但是却通过翻译员进行了谈话。他说，他表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的合作，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他说，他没有谈到马来亚共产党正在马来亚进行的游击战，甚至没有提到马来亚共产党头子陈平的名字。

记者问，中国大使有没有邀请他去访问中国，拉赫曼说：“没有”。但是他“非常友好”。

【路透社新加坡8日电】拉赫曼说：共产党中国大使“是那里态度最友好的外交使节。他对马来亚非常有兴趣，并且谈到合作问题。我只点点头：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